

义薄云天的呐喊

——读《凯丰传》一得

高洪年

(安源教师进修学校, 江西 萍乡 337000)

摘要: 张学龙君撰《凯丰传》,以纪实笔法成功记述了一生都与毛泽东等老一辈并肩奋斗而“呐喊”的杰出理论宣传家凯丰。同时也真实、精到、深刻、匠心独具地刻画了老族长何庆泉的义薄云天的“呐喊”。老族长原型何啟经历晚清(五品武官)、民国(族长)到新中国(公民)三朝,为培育凯丰跻身国家领导人之才奠定了基础。《凯丰传》之作是作者秉承司马迁史传笔法为小人物融入党史人物大传的一个成功实践。

关键词: 《凯丰传》; 融族长; 入党史人物传; 成功实践

中图分类号: D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49(2014)02-0070-04

凯丰是一位毕生都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不同方式并肩奋斗的职业革命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宣传家。

“凯丰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先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是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在三十年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党的青年工作,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凯丰同志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战线上,曾担任宣传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见《人民日报》2006年3月14日所刊《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盖棺定论,他奋斗毕生都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呐喊”,卓有建树。数其“呐喊”的无数高峰:就读武汉大学(原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笔其校刊主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一开头便有“刚才凯丰同志的讲话……”、直接担纲《新华日报》、撰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负责筹组中央编译局、履职马列学院院长、创办《东北日报》、《关于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之写就……早已镌刻在历史文化的丰碑上。斯人已逝,凯丰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与精神遗产,是值得人们探寻的。

张学龙君的力作《凯丰传》为我们探寻凯丰这笔宝贵遗产开启了一扇大门。

笔者虽为文学门外汉,却挡不住求知欲的驱使,走进了《凯丰传》所构建的宝库。我惊叹于宝库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同时,不禁萌发写点文字之念。并把目光盯在凯丰为何能成长为一颗耀眼的“文曲星”上。鉴于习嘉裕先生(萍乡学院中文系教授)、张国功先生(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等大手笔早已得先机而撰文见刊有关主流媒体,不敢步其后尘循他们所选角度而撮管,而是从另一角度切入。

凯丰之成才,源头不可谓不重要,如家庭的、亲友的、宗族的、地域的……

凯丰本萍乡大西路老关何氏大族之裔。他生于斯、长于斯,并以其出众的天赋和勤奋赢得了宗亲们的关爱。近代工业文明率先在偏隅赣西的安源树碑——汉冶萍公司于安源创办萍乡煤矿,安源至株洲的株萍铁路(江西最早的铁路)取道老关而播新

收稿日期: 2014-03-10

作者简介: 高洪年(1950-),男,江西萍乡人,中教高级,主要从事地域文化研究。

风，萍乡兴办新学以小学总数等于全省小学总数而开新篇，辛亥革命的前奏萍浏醴起义等，使得人杰地灵的老关得其先期风气浸染，为凯丰之成才，从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准备好了条件。这些，学龙君在《凯丰传》里有不少记叙。

人物传记的核心是人，在这些精彩文字里，学龙君独具慧眼所写的典型人物之一是族长——何庆泉。何老族长以其特有的“呐喊”，为凯丰的成长做出了别具一格的诠释。

《凯丰传》里，用于何老族长的笔墨并不多，其中有两处集中着墨。

第一处见第一章，叙凯丰从萍乡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最早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时在1925年夏。然而由于凯丰此时因家境窘迫，无力承担所需学费，正在无计可施之际，何族长邀集全族房长及其他头面人物召开祠会专议由祠堂出钱解难，遭到与会者的反对。何族长为力排众议，以其力如千钧的“呐喊”：“大男儿‘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一个祠堂里没有几个读书人，能让人看重吗？”，加上老族长素有的资历与威望，最后由何氏本宗祠会出资助学得以解决。凯丰入读该校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第二处见第四章。所叙此时的凯丰已是被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多次通缉的中国共产党头头之一，执行通缉的地方保安团借机拿凯丰家人作“替罪羊”，以收“惩罚款”为名，是又一次的且更为严重的敲诈凯丰家人钱财的恶行。老族长在何氏大宗祠里召集各个房长及何姓势力人物“筹款”以应对。这回，在那个宗族家法族规严苛且还盛行的年代，何氏各房长及其他族众，以助学凯丰入读武汉大学出资是正理，曾替凯丰以往遭“通缉”交过惩罚款，并持“人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累族上吧”为由，搬出何族长等人亲手制订、全族认同的族规家法，坚决反对由祠堂交这次的“罚款”，而且达成一致、强烈要求对凯丰发妻孙氏：“把孙氏绑了，送保安团，以证明我们跟克全（凯丰）没有任何关系！”在半封建半殖民的民国时期，持反对意见者有充足“理由”与凯丰划清界线作“切割”，以免株连九族之患。事件发展至此，情节出现了戏剧性突现：孙氏竟前来祠堂站在族长面前说：“爷爷，克全连累了族里，我这个婆娘应该替他还债，您就让族里人把我吊了，送到县里去吧……为自己的男人去死，我觉得值。”，“克全的婆娘最无能，今后也不会连累大家了。”孙氏自

请族人缚她送官以抵罪，其言行何其慷慨壮烈！

面对此情，读者很自然的会联想到《少年毛泽东》里的“石三牙仔——毛泽东”，反对其毛氏族长以宗族的族规家法来压制他，毛泽东秉浩然正气，以“理”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族长所持“家法族规”成了毛泽东批判封建宗法制度的利器，毛氏族长成了被打倒的靶子。斗争结果，毛氏族长一败涂地。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位毛氏族长的言行，在那个特定历史年代里，秉持家族礼制与宗法是遵从祖训、不可忤逆之举，逆其宗法制度倒成了不可理解的怪事。但面对当时的中国为外国列强瓜分危机日甚一日的现实，毛氏族长的言行显然是力行改革图强的革命先行者所不容，成了社会历史前进的阻碍。“石三牙仔”以其睿智思维和非凡胆略引领族人转向，反过来一击，一齐横扫其“阻碍”，惊世骇俗，其积极意义是深远的。

面对此情，何氏族长却是另一番景象。老族长命反对出钱的房长等人成一字排在孙氏面前时，操起棍子，朝每人身上狠狠抽了一棍，厉声怒吼：“你们都给我跪在孙氏面前！”盛怒之下的老族长接着训道：“就这么几个何家子孙，他们不但不愿替何家人受‘罚’，还要把嫁进何家的女子推出去，替何家人还‘债’，他们是男人吗？不是人，是混蛋，是畜生！”接下来，老族长推出祖上规定，施家法于“反对派”，每人各打三十大板。事情并未到此而止，而是再起高潮，高声宣布：

“保安团要的钱，祠堂出一半，其余的由我何庆泉补上……在这里，我再问各位房长，还知道不知道什么是何氏家族的祖训？”

全祠堂人昂首挺胸，齐声高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读者阅读至此，不由得对这位何老族长肃然起敬，其“呐喊”声震旷宇、响遏行云！凯丰蓄志为民族复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终成大器，有这么一个生他养他的环境，何老族长对凯丰的倾心爱护和强有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何老族长这等超乎人们想象的大义之举、其思想观念如此的前卫，会不会是学龙君虚构出来的？这实际上已涉及对中国近代史相关人物的评议、涉及其人物传记创作的基础问题。对此，笔者怀揣同样的疑虑专访了凯丰的老家——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

几经周折，访见到了笔者所要见的受访者、仍

健在的八十多岁的何耀华先生，访得其他族人不知或知之甚少有关老族长原型的真实情况。

何老族长的原型实有其人，谱名叫啟綬，字纯嘏，排行一百五十九。蓝翎五品管带，四川保安营左队队长。光绪七年辛巳（1881）生，1963年逝世，享年82岁。按照《昭萍衙后何氏族谱》（四修谱）所排字辈：“人文大啟，藻耀高翔。世承经学，永紹循良。”老族长属“啟”字辈，凯丰属“藻”字辈，名藻其，字克全。老族长长凯丰25岁，为凯丰的叔伯之輩。依谱载，何老族长系清代五品武官，所戴官帽有蓝翎（孔雀蓝羽翎），其职位不算低。族长虽为武阶，实际上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其名“啟綬”稍作诠释，可窥一斑。“啟”今简作“启”，“啟”的主要用法为：开、打开，开放、开创、开拓等。“綬”是丝带，亦可称綬带，有不同颜色。古代用以系官印、系佩玉来标志官阶身份等级的，先秦已有定制。《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綬。”唐韩愈《同李二十八郎夜次襄城》诗：“印綬归台室，旌旗列将坛。”唐玄宗，《千秋节赐群臣镜》诗：“更衔长綬带，留意感人深。”可见老族长之名讳当出于文人之拟，冀希其成人后能入仕宦之道而寄予厚望。据耀华先生介绍，啟綬的父、祖父辈也是习文者，皆耿介磊落之士，啟綬之名为祖父所取，啟綬自小受过好的家教奠定了他一生受益的基础，谱牒编辑的最后质量把关在于“校刊”，啟綬与凯丰两人同任何四修谱的“校刊”之职，可见族人对他们俩的推崇。实际上啟綬的成才还有着更重要的机缘和历练，是他入四川的晚清名宦黄爱堂幕僚。

黄爱堂本萍乡市湘东区下埠镇马迹塘人氏（1842—1909），原名缙、又名承暄，字嘉玉、号爱堂。先于陕甘任知县后升（州府）同知助左宗棠收复沙俄强占的新疆阿克苏等地有功，再迁江苏东台、泰州、通州等地政声大著，《黄公堤》、《爱堂公东台德政碑记》等纪功纪念物即为其证。继而擢任上海县知县（两任）、调署四川按察使等。他履职上海期间，曾先后为上海人力车工人、商民等遭受时在上海以“租界”名义而居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势力的横行霸道、极尽无理和欺压之能事，人力车工人与商民群起罢工罢市予以反对，却遭镇压。英法等帝国主义势力气焰嚣张，滥施武力。黄爱堂冒着枪炮，向对方义正词严、据理抗争，终赢得胜利。离任后上海人民特地把一条街命名为“爱堂路”以示敬仰

和怀念，直到前几年上海城建改造拟改“爱堂路”为别名，最终以保留原名不变成为定论。可见上海人民对黄公的一往情深。在腐败无能、积贫积弱的晚清，像“黄公”这样敢于和善于斗倒那时不可一世的洋人，实在难觅。啟綬有幸供职于黄公门下，得其言传身教，加上家教的基础和晚清社会动荡的磨砺，其视野与胸襟之开阔必然会比那个相对闭塞得多的韶山毛氏族长大得多了。目睹岌岌可危的晚清和动乱的民国社会，拯救华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训常怀于胸，培养和保护凯丰式的人才是根本，老族长自觉地担当起了这份责任。而对于何氏本宗那些鼠目寸光的房长之流，老族长又不得不担当起老师的责任并施以“棍棒”教育，促其猛省。使族人正确理解其族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真谛，故而才有老族长在本章节里的义薄云天的呐喊：“在这里，我再问各位房长，还知不知道什么是何氏家族的祖训？”全祠堂人昂首，齐声高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啻是惊天地、泣鬼神，人物形象进一步升华到了一个全新境界。

何耀华先生还进一步作了补充，除了肯定《凯丰传》里学龙君有关何老族长敢于担当的大义之举之真实性外，还有其他一些不乏动人的故事，或直接或间接为凯丰助力，也因此遭受过不少风险。凯丰亦如老族长所寄厚望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流砥柱，老族长不愧是有见地和魄力的、旧时代里很少见的典型。新中国成立后，凯丰跻身于国家领导人阶层，老族长内心之高兴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从不以此去彰显自己曾经发挥的作用，只有他目睹新中国建设中如反右派祸害人才、大跃进中亩产十多万斤的浮夸而导致全国饿死两千多万人等祸国殃民的人和事时、其耿介敢言的秉性才显露出来。他也因此得罪过某些人但赢得了更多人们的敬重。从某个意义讲，何庆泉的“呐喊”是族长加平民式的、带有传统意味的、秉乎大义的、质朴的、自我觉醒的基础上升阶成为国分忧的“呐喊”；凯丰的“呐喊”是更具积极主动意义的、以拯救华夏命运为己任的，为民族觉醒、强国强种、勇于牺牲的大国“呐喊”；当然，本质上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我未与学龙君当面请教《凯丰传》为何会有何老族长这个人物的出现，也无从知道他将老族长入传的构想。我以为，如老族长一类跨晚清、历民国、至新中国三个朝代的有着不一般经历者，从立传的

角度、或者近现代有关人物的专题研究（立传与研究本是分不开的），都值得为他们操笔。但善操笔未必都能善于发现和挖掘其人其事，甚至还可能有人带着“左”的余毒，鄙弃将其纳入研究，更不考虑将其入传，这种情况并非鲜见。学龙君能将老族长入传，且别具匠心，精到、深刻，入木三分、跃然纸上。正是其可贵之处。至此，笔者要讲的话并未打止。

老族长应归入清季至新中国的某种典型的人物。这类人物中的巨擘如晚清翰林张元济 1867—1959 等，虽早已有各种传记或评传行世，也不乏佳作。不过，对他们的评价尚需进行更深入、更广阔、更有新意的开掘，他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价值和地位之反思，尚需勇气和卓见。相比而言，何族长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及张元济等人，且仅仅因为凯丰作传、绕不过老族长才令他入传的，学龙君以其勇气和卓见，篇幅虽有限，却能把名不见经传的老族长有机地融入其中，刻画成一个顶天立地、正气浩然

的好汉，真乃别具丰姿，回肠荡气！

由此说开去，学龙君能将“小人物”入传，似本于司马迁的史传笔法，如《史记·魏公子列传》里看守城门的“侯嬴”之曲折与精彩，更不要说陈涉、吴广入长传于“世家”之摄人心魄。但此一时彼一时，太史公之时尚无那么多禁忌。当下为名人立传尤其是为党史人物立传，时兴笔法往往不屑于党史人物外的小人物，对起于清朝、历民国至新中国几朝者，即使欲拟入传也因多有忌讳而弃舍。对此，倘能有所突破的话，不妨效学龙君将啟绶入传之法。且盼学龙君能为黄公爱堂作传，则于啟绶老族长的章节叙续篇有望。

啟绶老族长其人其事实际上涉及到中国近代史、近代史相关人物两个节点。对于近代史和近代史人物的检讨，史学界和文学界是否要多些反思，多学一学学龙君将史学与文学有机结合而开新篇。诚如此，于史学界、文学界都是幸事。

（责任校对：王中兰）

Righteous Scream— Gains from Reading *Biography of Kaifeng*

Gao Hongnian

(Teacher Training School of Anyuan District, Pingxiang 337000)

Abstract: *Biography of Kaifeng* is written by Zhang Xuelong. He chronicles the outstanding theoretical propagandists---Kaifeng, who spent his whole life fight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older generation such as Mao Zedong to make the "screams". Meanwhile, the righteous scream made by the old patriarch, He Qingquan, is depicted in a true, subtle, deep, and original way in the book. He Qishou, the prototype of old patriarch, lived through three dynasties: late Qing (fifth-grade attache),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efs) and the new China (citizen), which fundamentally contributed to Kaifeng becoming a national leader. In the same writing style as *Shih-Chi* by Sima Qian, *Biography of Kaifeng* is a successful practice to integrate little people into the biography of historical figures.

Key words: *Biography of Kaifeng*; patriarch; biography of historical figures; successful practice